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华文化元素服饰

ZHONGHUA WENHUA YUANSU FUSHI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张志云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文化元素

ZHONGHUA WENHUA YUANSU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服 饰

FUSHI

张志云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服饰 / 张志云著. — 长春 : 长春出版社, 2016. 12

(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 冯天瑜, 姚伟钧主编)

ISBN 978-7-5445-4683-6

I. ①服… II. ①张… III. ①服饰文化—中国 IV.

① TS941. 74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226 号

服 饰

著 者: 张志云

责任编辑: 齐秀娟 胡 新

封面设计: 王国擎

出 版: 长 春 出 版 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吉广控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39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厂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1067999

总 序

—

由别具慧眼的长春出版社策划的本丛书，以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诸事象为描述对象，试图昭显中华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本义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相同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如非金属元素氧（O）、金属元素铁（Fe），是组成具体自然物——氧化铁（ Fe_2O_3 ）的基本质素。

作为化学术语的汉字词“元素”，由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家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所著《植学启原》（1834）和所译《舍密开宗》（1837）

中创制，是对荷兰语 grondstof 的意译。清末来华的美国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格物入门》（1868）中创汉字词“原质”，意译同一西洋术语（英文为 element）。清末民初，汉字词“元素”自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取代“原质”。1915年，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任鸿隽（1886—1961）在《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化学元素命名说》，为中国较早使用“元素”一词的案例。^①

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文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性质的构成要素。

本丛书论涉的“中华文化元素”，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融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理论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非排他性信仰系统、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

^① 袁长顺、肖桂琪：《近代化学术语元素之厘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纷繁具象之中，并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

二

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和“可居可游可赏”追求，民间民俗文化涵泳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使用“中国红”（体现生命张力）、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感，等等。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中华元素的一个案例。

世界各种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①

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

① 张学新：《汉字拼义理论：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探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他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①此论阐发了汉字这一中华元素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做出回应，傅斯年（1896—1950）在1933年著《夷夏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

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②

这是中国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中华元素”做出的提取。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嶋定生

①[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卷十，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

②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

(1919—1988)在二战后所著《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中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圈”模型。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概括汉字文化圈的诸要素（或称“中华元素”）：

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中，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而其他三项，即儒教、律令制、佛教，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①

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一书中论述“汉文化圈”的特点：

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②

① [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参见刘俊次主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88页。

②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这里着重表述“中华元素”之一种——汉字的功能，汉字深刻影响东亚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汉字文化圈成为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

三

“中华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突显四大发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元素的现代展现；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如英国元素、印度元素、日本元素、印第安元素）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文化元素并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它们从来都与民族、民俗、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丽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诸方面的具体文化事象和文化符号之中。中华元

素之于文化事象，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文化事象（如江南园林、八大菜系、春节中秋等节庆、书画篆刻、昆曲京剧、武当少林功夫）的生动展现中提取中华元素的魂魄，昭显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如深蕴和谐精义的太极八卦图，代表四方、四季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中央的麒麟）包蕴的精义，是本丛书的使命。

本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如园林、饮食、节庆、书画、宫殿、戏曲、服饰、汉字、武术、钱币、宗族、书院、姓名、茶等）的系列作品组成。

中华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遗产创新的自觉性。

抉发中华元素还有一层意义：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丛书的选题及其撰写沿着“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避免一味虚玄论道，也不停留于文



化现象的就事论事，而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现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冯天瑜

2016年10月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前 言

服饰指服装及各种人体装饰，主要包括冠帽、发式、妆饰、衣服、裤裳、鞋履、饰物等。服饰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源而诞生，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完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服饰的发展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时段。中国古代服饰即中国传统服饰，指的是有史以来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服饰，它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

中国传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神韵、博大精深的服饰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服饰在世界服饰领域中独树一帜，并对丰



富世界服饰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历朝历代的服饰，记录着历史和社会生活，反映着民俗风情和社会制度，承载着审美观念和民族精神，如同一部形象鲜活的“历史文化百科全书”。

唐代孔颖达在解释何谓“华夏”时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等是人们描述中华文明时最常见的词语，那么如何理解中国乃“衣冠上国”？

首先说“衣冠”。“衣冠”的字面含义指衣帽，或泛指衣着、穿戴。但古代“衣冠”，还有其特殊含义。按照古礼，古代士以上阶层到20岁行“冠礼”（成人礼）才可用冠，戴冠是贵族身份的标志，也是男子成年的标志。《说文解字》解释“冠”时说：“冠，𦘒也。所以𦘒发，弁冕之总名也。从一，从元，元亦声。冠有法制，从寸。”可见“衣冠”在古代，不是个人偏好问题，而是有规矩、有“法制”的社会行为规范。因此，所谓“衣冠”，通常指的是士以上阶层按身份穿戴的冠服。如《管子·形势》：“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再如《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都是这层含义。由此而引申，“衣冠”代称缙绅、士大夫。如《汉书·杜钦传》：“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才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

别。”颜师古注：“衣冠谓士大夫也。”又如唐代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中国历史上有“衣冠南渡”之说，反映了这一段历史事件：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部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当时随晋室南迁的尽是巨家大户、官宦士绅，故有“衣冠南渡”之谓。又因当时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比南方更优越，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故这里的“衣冠”还有另一层含义：指礼教和文明。用“衣冠”来代指华夏的文明礼教，在典籍里非常普遍，如《宋史·胡铨传》：“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这里“衣冠之俗”指汉族的礼教文明，“左衽之乡”指四夷相对落后的习俗。再如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诵佛经说下》：“知大地之广，则能敬佛；知圣王之道，行于衣冠文物之邦，则不为怪谬之谬，谓三教同源。”

从“衣冠”派生出的相关词语和成语还很多，再举两例，如“衣冠扫地”，谓士大夫不顾名节，丧尽廉耻。宋文天祥《留远亭》诗序：“衣冠扫地，

殊不可忍！”再如“衣冠盛事”，指仕宦之家为人称羨的美事。宋欧阳修《供备库副使王道卿可西京左藏库副使制》：“近至于唐，将相之后能以勋名自继其家者亦众，秉笔者记之，号称衣冠盛事。”可见“衣冠”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

中国古代衣冠历史之悠久，体系之庞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无可匹敌，故“衣冠王国”的说法，可谓当仁不让。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到清末，中国衣冠服饰从内容到形式，无论是衣料、纺织与缝纫工艺、印染技术、图案纹饰、服色、款式造型，还是服饰等级制度、服饰礼俗、服饰审美艺术等，真正是气象万千，博大精深，不可胜数。在这样一个长的历史时段里，中国的服饰虽然代有所变，但基本形制变化较少，其延续性与稳定性都很突出，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在不甚了解其中具体细节的外国人看来，中国的服饰差不多是不变的。^①所以伏尔泰《风俗论》说：“（中华帝国）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现代史学大家布罗代尔也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服装这顶面具延续若干世纪保持不变。中国衣冠服饰具有明显的历史承袭性和稳定性，中国服饰及其文化因此而厚重，被称为“衣冠上国”顺理而成章。

“衣冠上国”之说，主要是对中原华夏汉族的

① 诸曼德：《文明的起源：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第5页。

服饰而言，其内涵既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哲学思想和物质文化等方面，也包括规范化的衣冠服饰。当中原服饰已形成制度时，周边民族的服饰相对比较落后，故有华夷之别，曰：“东方曰夷，被（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华夏汉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以衣冠文物礼仪为标志，四夷或披发文身，或衣羽毛，尚未开化受教。如果四夷接受衣冠礼仪之教，则化为华夏之族。华夷之辨主要以文化礼仪的有无为标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和衣冠礼仪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胡汉服饰的交流与融合，如在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动吸收北方民族的服饰以改革军服，南北朝时，受北方民族的服饰的影响，南朝出现“上俭下丰”的服装样式，蒙、满两族在元、清两代入主中原，更是给汉族服饰带来巨大影响；但中原汉民族的文化始终沿着一条相对稳定的轨道发展，衣冠服饰也始终没有脱离中原汉族传统的基本形制。而华夏衣冠的影响，则不仅限于中国内部广大疆域，更是推拓扩展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世界，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正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衣冠王国”之说，还指中国传统衣冠服饰的精美华丽。这种美，即古人所谓“黼黻文绣之美”（《礼记·郊特牲》）；这种美，是“以五采（彩）彰施于五色”而作成的。我们现在常说“锦绣中华”“锦绣文章”，富丽华美的丝绸服饰正是中国传统服饰的杰出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象征。《后汉书·西南夷传》：“织成文章如绫锦。”这里“文章”的意思就是“繁杂的花纹”。又如张衡《思玄赋》：“文章免以粲烂兮。”这里的“文章”是指“错综华美的色彩或花纹”。中国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而以织锦为重，色彩斑斓、工艺复杂的织锦，成为华夏衣冠的一朵奇葩。因此，不难理解人们常以“锦绣文章”“锦绣中华”来指代华夏文明。

“衣冠王国”的本质在于中国传统衣冠服饰的制度化。华夏文明的核心是礼仪文化，而礼仪文化与服制不可分，甚至可说是植根于服制的。历朝历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华夏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其中，对于冠服的形制、色彩、纹样和佩饰的质地、样式，无不有严格的规定。“以礼治国”和“衣冠之治”，成为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制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等级文化，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一部中国传统服饰史，也是一部中国服饰制度发展史。

总之，服饰在中华文明中有特殊之地位，是